

墨之禅意

阿占



插图 阿占

拜访耄耋老画家，聊了许多水墨往事。老画家是一位隐逸大师，平生寂寞地作画，教书育人，安身立命，除此鲜少参加热闹虚浮之事。老画家甚至不嗜烟酒，吃穿用度也可将就，唯一不能将就的——是墨汁。非但自己不用，也不让学生们用，他说，只有研出来的墨才好用。

大半个下午我都在听他聊墨布道。墨，号称“万杵之功”，是中国书画的重要材料，其品质不仅影响艺术的表现力，还决定了画作的保存期限。老的墨块经了几百年的沉淀，已无火气，落在好纸上渗化得远、稳、文，颇有禅意。

他拿出一些珍藏的老墨块，用宣纸层层包裹着，是为吸收多余的湿气。许多年来，都是存放在阴凉干燥处，减少曝光时间，防止墨块风化。老墨块拿在手上沉甸甸的。他告知，重量越大的墨块通常质量越好，这种墨以烟煤、松香为原材料，经过配、和、调、烧、刮、蒸等工序制成，质地细腻，墨色黑亮。

老墨经了岁月包浆，纯黑朗润，色感厚实，带着古朴淡远的馨香之气，气场古朴不在话下。还有一种仿老墨，是五六十年代，沪徽等地墨厂利用自存的明清遗留古法墨模重新制墨，和老墨无异。他说古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中的一朵奇葩，也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徽墨是书画家至爱的信物。

甚至，田横岛那边还有一种“即墨侯”，明嘉靖年间已为御用，是鲁砚中的上品。岛的西南方，那些制砚的石材，大部分时间藏于海底，立

有了好墨，如何研磨，门道亦深。墨身须垂直平正于砚台，不要斜，更不要乱。不能轻也不能重。不可快也不可慢。轻了，慢了，墨就浮了。重了，急了，墨就粗了。粗而生沫，色亦无光。老画家说，墨块要均匀地走着，由远到近，由外到内，走成圆形，椭圆形……上墨在制作时，加入了麝香、龙涎香、牛黄和冰片等名贵中草药，因而会散发淡淡

的幽香，滴水研墨时更会沁人心脾。

自宋以后，名墨备受文人墨客喜爱，成为桌案展示、欣赏佳物。历代文人多有藏墨之好。古人在墨的装潢上也颇费心思。墨不仅雕刻有精美的图案，还要在上面写上诗句，且给墨起个优雅的名称，用纯金粉描填。时间久远的纯金，黄中泛红，更显高贵与典雅。到了清代，康、雍、乾三代皇帝都喜爱书法，故而对于制墨有着特别的要求。乾隆时期，宫廷造办处制作了大量成套的御墨，那些御墨造型各异，刻画精细，棱角分明。

老画家眯着眼说，有佳墨，犹如名将之有良马啊。说时，窗外恰有火烧云，红粲的霞光映红了他的苍老脸膛。

投稿邮箱
wanbaos679@126.com

每周六刊

青潮

诗坛新作

秋之歌(二首)

李洪庆

那年秋天

扯不断的情丝一直往西，
走过晨昏越过日界线，
跨过黄河翻过日月山，
千里不回头。

从此，八百里瀚海生死相依，
连绵的沙柳包如倒卧的驼峰，
涌浪般的戈壁总无尽头，
无畏的青春碰撞千年的荒原。

那年秋天，
通往天堑的钢铁巨龙横亘在高山之巅，
青春重焕新颜，如格桑花摇曳，
而故乡的大海依然波涛汹涌。

秋风

沉甸甸的果实离开枝头
海面正汹涌着菊香的诗意
这个秋日和煦的微风
从昆仑雪域吹来
带来坚定的信念与炽热的青春
其间的路很长很长，经历了
柳暗花明万水千山

请允许我和你一起
与开在秋日怀抱的花朵交谈
轻轻触摸九十七年的春华秋实
这个季节的传奇和军垦
硬汉的故事，一样美丽而生动
响遏流云，扶摇直上九万里，漫卷成
透明金秋里火红的金凤

立冬萝卜

崔汝平

在季节的轮回里，立冬悄然而至，
寒风中，萝卜挺立，如勇士般不屈。
它们在霜降后更添几分甘甜，
是大地母亲，对冬日的深情赠予。
萝卜，白色的肌肤，藏着泥土的秘密，
在冬日的餐桌上，它们是温暖的诗篇。
切片、切丝，或是炖煮、腌制，
每一种变化，都是对寒冷的温柔抵抗。
它们在田间地头，与霜花共舞，在冬日的暖阳下，静静地诉说着收获。
萝卜，不仅是食物，更是季节的使者，提醒我们，即使在寒冷中，也有生命的热烈。
立冬的萝卜，是岁月的沉淀，在每一次咀嚼中，我们品尝到时间的流转。
它们不仅仅是蔬菜，更是自然的馈赠，在这个季节，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坚韧。

立冬萝卜，是冬日里的一抹亮色，在寒冷中，它们提醒我们，生活依旧可以丰富多彩。
让我们在这个季节，拥抱萝卜，拥抱生活，在每一个冬日的早晨，感受那份来自土地的暖意。

老家

张悦安

地理意义上的老家可大可小。国人心目中的老家，大到整个国家，小到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在国外，外国人问中国人来自何方，答曰中国。在国内，有人问老家在哪，一般回答省市县，详细点说明乡镇村庄。

一次，儿子在惠灵顿机场遇到一个陌生人，他先用英语问儿子是哪国人，儿子用英语回答中国。他马上用中文问老家是哪里，儿子也改用中文介绍，老家山东沂水，生在青岛。他立即兴奋地说，原来是青岛老乡啊！并问，你爸爸做什么工作？儿子说在北海分局。当获悉我的名字他惊喜地说：“我是你爸爸多年前的同事，关系还不错。”同事卢景明旅居新西兰多年，他和夫人都中国海洋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工作的。在异国他乡与国内老同事的儿子不期而遇，这可真是稀有的奇事。我也万万没想到，居然在新西兰的机场与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同事“间接”碰了个头。

我的祖籍位于沂河上游，跋山水库下方的东山村。我的祖辈因贫困迁徙到东山村以东二十里的牛岭村另立了门户。七八岁时的清明时节，我曾小跑步跟着本家哥哥们，去东山村外的祖坟添土烧香磕头祭祖。那时虽然对东山村曾是祖籍没什么概念，但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排解不了的感情。

我的档案履历里原籍填的是牛岭村，那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是我的

老家，那里有我快乐的童年时光和年轻的日子。上大学后至今已近五十年了，其间一切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衰老的人故去了，幼小的孩子长大了，小山村里许多人对于我早已陌生了，村里也早已“没有”了我这个人，但是在张姓家谱世系里，却永远写着我与后代的名字。我们没有忘了老家，老家也没有丢了我们。谢谢了，我的老家！

记得有一年，我带着一岁多点的儿子回老家，返程长途车在诸城郊区抛锚，司机钻到车下修了三个小时也没弄好。只好跑到诸城县城打长途电话，叫来蒙阴运输公司的修车工，拆拆卸卸敲敲打打一直修到下午将近六点。长途车病歪歪地开到青岛时已很晚，公交车不跑了。那时，没有出租车也没有手机，我只好背着行李抱着孩子，艰难地走到离长途汽车站几里路的单位办公室凑合了一夜。妻子去长途汽车站没能接到人，问车站工作人员，也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她担惊受怕地回到家中，整整一宿忐忑未眠。等天一亮我和儿子乘公交车赶回家，看到我们爷俩安全归来，儿子蹒跚跑着连声呼唤妈妈，妻子一把抱起儿子喜极而泣。那趟回老家让我一生难忘。

自从有了济青南线高速公路，缩短了回老家的距离，回老家的路已不像过去那么遥远。想回老家，儿子开车系上安全带，脚踩油门，拉着一家老少三代奔上环湾快速路。